

■青春岁月

新训，抹不去的军人记忆

□李宝忠 文/图

提起新兵训练，凡当过兵的同志没有不记忆深刻的，我更不例外。

我是1981年10月应征入伍来北京的，在当时的远郊区——北京通县牛堡屯公社大杜社村基建工程兵北京支队训练基地训练了3个月。这三个月在我人生的长河中并不算长，然而它却使我永生难忘，受益终生。

新训中，首先从纪律开始，起床、早操、吃饭、集合、训练等时间几乎是固定不变的，如果谁违反了，轻则批评教育，重者罚站思过；外出请假，差一分钟回来都不行。内务整理，要求被子要叠的方方正正，要像“豆腐块”，餐具、牙具、脸盆以及睡

觉后鞋子、腰带、服装等摆放都有严格要求，凡不符合要求的，被子、饭碗、牙缸等就被班长直接扔到窗外，并当众批评。吃饭慢或磨蹭的，到点后必须集合，饿肚子也要参加训练。说到吃法，没当过兵的根本无法想象，虽然当时已是八十年代初了，部队不缺粮食（大米、白面），但新兵每天的伙食是玉米面粥和窝头、咸菜、白菜汤，一周能吃一次加入少量荤腥的大锅菜，有时窝头还不熟，有的城市来的兵根本受不了，哭着喊着要回家。在队列、操枪、瞄准等训练中，有的手上磨出血泡，有的手、脸、脚出现了冻疮，但都不能请假病休，照常大体能训练。最让人无



二排右一是作者本人

法忍受的是夜间的紧急集合，有一个晚上，按惯例9点熄灯睡觉，战士们睡熟后，在11点时吹起了“嘟嘟嘟”的紧急集合哨，不许开灯、不许大声说话，起床、穿衣、叠被子和打背包，背枪、全班集合、跑步到操场全连集合，这一连串的动作要在摸黑的情况下10分钟之内完成，然后向目的地——10多里外的县城出发。等回来点评的时候，有的鞋子穿错了或裤子穿反了、被子开了、随身物品丢了。你可能都无法想象，就是这样的“紧急集合”，一

个晚上进行了三次！……

然而，正是通过这样严格、艰苦的训练，不仅使我和我的战友养成了令行禁止、雷厉风行、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，而且使我懂得了感恩，强健了身体，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历练为一名真正的“军人”。

如今，我所在的部队早在1983年7月1日集体转业为北京城建集团了，但在此后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，我始终忘不了当年那3个月的新训历练，忘不了我曾是一名真正的“军人”！

■家庭相册



难忘继母情

□何泉 文/图

再有十多天时间，羊年的春节就要到了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我的思绪又回到12年前，也是这个时候，继母离开我们去了天堂，时年78岁。十多年来，我和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。

1942年我三岁时，母亲病故，我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母爱。是继母来到我家以后，把呵护和疼爱重新带给了我，让我又有了亲情和欢笑。那时候，家里十分贫穷，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那点可怜的工资度日，生活过的紧紧巴巴。她含辛茹苦，既要操劳一家人的温饱，又要顾全大家的穿着。我是老大，弟妹的衣服经常是穿我剩下的，两三茬都舍不得丢。我常听见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笑破不笑补”，我也常看见夜晚昏暗的灯光下，她为我们缝补衣裳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粮食实行定量，为了让一家人维持基本的温饱，她精打细算，每天都把全家的米面按照当天的数量用秤称好，严格控制掌握，防止月末接不上茬。那时副食很紧缺，偶尔见点荤腥，也总是让我和弟弟、妹妹先吃，她却啃窝头吃咸菜。每到这时，我的心就怦然而动，不由想到，有谁能自己饿着肚子，却高兴地看着子女吃饭，脸上还带着满足的表情，只有母亲啊！

继母时刻关注我的成长，小时候，我的一声咳嗽，手上擦破一点皮，都会引起她的心痛焦急。我长大后，不仅关心我的工作，就连我的婚姻，也缘于她的牵线搭桥，至今我们已幸福生活了52年。

几十年来，继母待我视同己生，我们娘俩个之间，没有冷漠隔阂，没有谗言偏见，彼此从没有红过脸，更甭说吵嘴。从她进我家起，直到老人家78岁过世，我叫了她一辈子妈，她则一直亲昵地称呼我的乳名“宝子”。

又到春节，思念依旧，想起继母几十年对我的爱，一幕幕情景依然映在我的脑海中。我和她无血脉之亲，却温暖融洽，亲密无间，她把对我的爱留在了丝丝白发和条条皱纹里，我则把孝和敬变成了自己的行动。这种世间的母子情，我永不会忘！

■工友情怀

同事席冬梅

□刘雪琴 文/图



偶然翻看老照片看到多年前我们的这张合影，勾起了我无限的感慨，当年发生在我俩之间的一段往事重新引起了我的记忆。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我们都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她是西南交大的大学生，我们都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，彼此相邻，同时又都离家较远，相互间建立了亲密的友情。那时候的我们时常在一起畅谈生活的理想，品读名著的真情实感，到处洋溢着青春的纯洁氛围。

1994年，北京开始实行酝酿多年的房改，我所住的地方第一批拆迁，就地起楼。按说是好事，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刚工作成家不久就赶上房改，从平房上到楼房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愿望，尤其我这个深受平房之苦的人（其中居住平房的诸多不便大家有目共睹）更是喜出望外。

按照当年的政策标准，我回迁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，这对当时的三口之家已是十分幸运的了。高兴之余我又陷入了资金紧迫的尴尬。整套房价都加起来虽然只有两万多一点，这连如今的一平方米都买不下来，按说不多吧，可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天价了。一是我和爱人的工龄加起来也不到十年，享受不到多少优惠；二是我们工资不高，每月也就百十来块，根本没有多少积蓄；三是我和爱人都出自农村，父母供我们上学已经捉襟见肘了，也没有多余的钱贴补我们。

眼看交钱的期限越来越近了，我和爱人分别向亲朋去借，

仍有很大的缺口。我也知道和我同时分配来的这些人情况和我差不多，即使有心帮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同事席冬梅。席冬梅，大学本科毕业，工资高些，又是城镇居民户口，条件应该比我们好。想到这些，我仍是很犹豫，总也张不开口。虽然我们关系不错，可也还没有到推心置腹的深度，总之是怕被拒绝。

在一个偶然的地方见到她时，我叫住了她，直截了当的说：“冬梅，能借我点钱吗？”她没有丝毫犹豫问我“需要多少”？我一听没拒绝，就随口说你看着给吧，说完就逃也似的走开了。

第二天见到她时给了我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告诉我说：雪琴，我给你拿了5000块，不知道够不够？我听到后真是不知道该说啥好，语无伦次地说“够了够了”，好像连谢谢都没有说……这在当时可是我总房款的四分之一了。

事情过了几十年了，我们都换了不同的单位，曾一度失去联系。但是这么多年，无论手机换了几部，即使没有联系，我也从始至终保存着她的号码。也许她早已忘怀了这件事，但我却终生难忘……

现代人周围花花绿绿的诱惑太多，个个都被身外之物弄得疲惫不堪，却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去拂拭内心越积越厚的尘垢。其实这世界上唯一能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只有你的才华，我不仅记住了她的才华，更记住了她在我困难之时伸出的援助之手。



■图片故事

永远的梁音

□崔巍 文/图

2015年1月26日，国家一级演员、表演艺术家梁音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9岁。看到新闻里的报道，我不由地想起我和梁音打过的几次交道。

我和梁音的结识，是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开始认识的。

2010年11月份的一天，我作为人口普查员敲开了梁音的家门。当时是梁音的夫人俞湖开的门，我说明来意，俞湖热情地把我让进家门。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，我掏出表格，俞老师填完后，冲着里屋叫：“老梁，出来一下，你也要填。”“唉！”随着声音，一位老人出现在客厅门口，我马上起身迎接。来人伸出手，我惊呆了，我的手也不知道去和人家握，傻傻地站着，脑海里浮现出电影里的画面：“阿米尔，冲。”太像了。“杨排长！”我说：“您是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主演梁音。”“对，是我，有何指示，首长！”说着梁音给我敬了个军礼，把我们大伙都逗乐了。我马上说：“您快坐，麻烦您填个表。”老人一笔一划地面带微笑填完表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——梁音。

第二次与梁音的交往是在

2014年春节前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在春节期间播一期老电影的节目，电视台工作人员找到俞湖，称要拍老梁的镜头。因为家里地方小，俞湖很是为难。俞湖就到社区找到了我后说：“小崔，电视台要来录像，可我家太小，能把社区的活动室借给我们用用吗？”社区书记和主任在一旁听完后对俞湖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们社区一定支持您，就让小崔负责这事。”此后，我就帮着梁音完成了此次的拍摄任务，俞湖很是感谢。

前些日子，我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，反正是个很冷的夜晚，“梁排长”穿着厚大衣在俞湖的搀扶下来到了社区活动室。在与大家一起观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后，进行了座谈。会后在梁音夫妇的陪伴下，大家跳起了圈舞，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。

今天再看那时的合影，不觉人已不在，可是那句“阿米尔，冲！”的话语还在耳边，那首“亲爱的战友，我再也不能看到你的笑容……”的歌曲还在回荡。不，您是不落的明星，您是永远的梁音。